

联合国 大会

UN LIBRARY
NOV 17 1976
UN/ISA COLLECTION



Distr.
GENERAL

A/C.3/31/7
25 October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三十一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69 (b)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信附上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9 (b)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下的正式文件分发，将不胜感激。

大 使
常驻代表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 (签名)

附 件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

给秘书长的信

除了已分别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文件 E/5799 和 E/5815 分发的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和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两封信外，我谨随信附上一份说明，解释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对土族塞人的歧视政策和活动。

如蒙将这封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9(b)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下的正式文件分发，将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代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

说 明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八月的土耳其和平行动的目的在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使土族社区不遭歼灭和压迫，在这项和平行动之后，岛上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分别在不同区域重新集合；为塞浦路斯问题的两区联邦制解决办法铺了路。 两方在维也纳举行第三回合两族谈判期间达成协议之后，完成了这项重新集合行动，按照这种办法，两个区域间进行了自愿人口交换；使其余土族塞人可从南部迁到北部，一些希族塞人可自愿从北部迁到南部。

完成自愿人口交换后，所有的土族塞人多少年来第一次有机会在自己的地方安渡和平的生活，并且自由地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不受压迫和歧视的威胁。

但是歧视土族达十一年之久、篡夺土族的一切权利、牺牲土族以求取希族塞人社区福利的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甚至在土耳其和平行动之后，并且甚至在土族塞人已在土族区域成立了自己的联合邦之后，仍然继续这条政策战略。

下面是一九七四年以后，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歧视和反对土族的政策和活动的具体实例，其目的是想把土族社区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使我们的经济枯竭，以期能象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所著称的“长期斗争”所期望的那样，用一种完全基于希腊的目的和利益的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一。 塞浦路斯在国际讲坛上的代表

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一八月土耳其和平行动之后，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发动了强烈的宣传运动，要把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以期对土耳其和土族联合邦施加国际压力，并且企图透过这种压力将一种解决办法强加于土耳其方面。 希腊方面的宣传运动的基础是他们从一九六三年以来一直能够装腔作势以“塞浦路斯政府”自居，同时违反宪法，把政府、公务和公共事业各级职位的土族官员全部撵走。 他们违反

宪法而且非法的作为“塞浦路斯政府”的地位。使希族塞人领袖可以单方片面地把塞浦路斯问题提交给不许土族社区派遣代表出席的国际组织。

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上项作法不仅违反了共和国一九六〇年的宪法，而且也违背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这些决议接受在塞浦路斯有两个平等的民族存在，并且声明应透过这两族代表间在平等地位上进行的谈判，来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

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坚持把问题国际化，而不想作直接谈判，表现出它不愿与土族社区认真谈判，商定解决办法，而且事实上它还煽起荒唐的反对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宣传，来妨碍这种谈判。

二。 希族塞人的反土族宣传

希族塞人行政机构企图造成印象，使人以为塞浦路斯问题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土耳其实行干涉时开始的，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塞浦路斯的悲剧事件是希腊人自己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发动流血政变，企图把塞浦路斯并入希腊，而且是他们十一年来对土族塞人社区施行强暴、压迫和歧视造成的。

希族塞人旨在歪曲事实和欺骗世界舆论的宣传是十分广泛的。 这种宣传最为强烈的一些领域如下：

A. 失所人士的问题：

同希族塞人所指称的相反，失所人士的问题对塞浦路斯来说并不是一种新的经验。

早自一九五八年开始，当时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用武装攻击，迫使成千上万的土族塞人逃离两族混居的村庄。

一九六三年，103个土族村庄遭受了攻击和劫掠，在几个星期内，使 25,000 名土族人民变得无家可归。这些人被迫接连地在帐篷中渡了五个冬季。

属于这 103 个村庄里 25,000 名土族塞人的房屋、家用杂物、商店、果园和田地都被他们的希族邻居掠夺了、摧毁了。损失计达亿万英镑。

十一年来，想把失所人士重新安顿在他们的家乡和村庄的一切努力，都遭希方所采阻碍政策加以破坏，足见希方决不会同意让失所人士在达成最后解决之前返回他们的村庄。希方甚至还阻使联合国不能在重新安置土族失所人士的工作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因此，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实行干预的那一天，25,000 名土族失所人士仍然无家可归，其中有许多人在过去二十年内曾三度流离失所。

事实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希族塞人自己同他们在希腊的同谋者应负全责的战乱期间，两方的人都逃离了国家，到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避难，这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不正义、不人道的政策多少年来培育出来的两族之间互不信任和敌对行为的自然结果。

塞浦路斯土族和希族居民分别集中在岛上不同地区之后，土族人采取了环境使然的行动：他们展开了把他们的失所人民重新安顿就业的巨大任务。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做了十二年的难民。但是希族塞人在处理问题的办法上却没有表现同样的诚心。他们展开了虚假不实的宣传运动，而且还在继续进行，意图利用失所人士的问题，来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

作为这种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言过其实地说失所人士的数目高达200,000人，并且不断提出要求要这些人回返家乡作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先决条件。

至于希族塞人失所人士的数目，已经确定，其数目远在200,000之下。根据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希族塞人的新闻报道，一共只有56,300人（参看附录A）；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司法部长克赖顿·托尔纳里蒂斯先生在其题为“塞浦路斯难民问题的法律观点”小册子中指出，一九七四年七月之前，北方全部希族人口不可能超过129,000人。

虽然很难确定希族塞人失所人士的正确数字，虽然希方在这方面很不一致，但是对撤空的希族村庄和房舍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数目大约为90,000人。

希族塞人失所人士的数目显然言过其实，只要看外国给希方的粮食援助已经堆积如山，就足资证明了。希方新闻报道曾不只一次报道，这些粮食以半价在市场上抛售（希族报纸《Mesimvrini》，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五日；和《战斗报》，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

公正不阿的估计证实希族失所人士大约为90,000人；与土族塞人失所人士大致相等。

一九七四年以来，失所的土族塞人已在北方希族塞人弃置的房产中安顿定居，这是事实。几乎同等数目的希族塞人也已同样在南方土族塞人原来拥有的房产中安顿定居，这也是事实。

如果今天还有5,000至8,000希族塞人没有适当安顿定居的话，这个责任不在土方，而在希族塞人的领导人，他们故意利用失所人士的痛苦，供作其宣传的目的。甚至连希族塞人新闻报道都批评了希族行政当局，说它不采取行动，把失所的希族塞人安顿在南方土族塞人原来拥有的空房子里。根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希腊新闻报道说，在南方还有2,824幢土族塞人弃置而仍可居住的房屋，可以用来安顿失所人士。

但是让这些人住在帐篷里，并把它用来作为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政治宣传的泉源，显然更合乎希族塞人领导人的意图。

B. 失踪人士的问题:

象失所人士的问题一样,失踪人士的问题是另一个被希族塞人利用和供作宣传目标的人道问题。

失踪人士的问题是两族都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早自一九六三年希族屠杀土族的时期开始。一九六三到一九七四年间,许多土族人在路上、工作地点、甚至在希族控制的尼科西亚总医院中被劫持。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一日,32名土族塞人被所谓的希族安全部队从围墙高筑的法马古斯塔城外公开逮捕并且带走。这个事件已在联合国报告中屡次提及(例如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S/5950号文件,英文本第39页,第143段)。

简言之,一九六三年以来,已有212名土族塞人失踪(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S/7350号文件,第76段)。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写给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询问这些人的命运及其下落的几十封信,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答复。

在一九七四年的战乱中,失踪的土族人名单中又增添了806人,因而失踪人数一共达1018人。这些不幸的人的名单已分发给所有有关国际组织,请其协助探索他们的下落。不幸的是,希族塞人方面一直拒绝与土族社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甚至拒绝公开宣布这些土族塞人已经被杀。鉴于已在阿洛阿、桑达拉里斯和马拉萨都发现了埋葬大批土族塞人的坟墓,所以不难推测这些失踪土族塞人的命运。

失踪人士的问题是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同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先生在本地和在维也纳进行两族间会谈时屡次讨论的主题,在这些会谈中,登克塔什先生向克莱里季斯先生明白表示,在土方手中已没有失踪人士和/或被拘押的平民。有几次,当克莱里季斯先生声称有具体证据证明有希族塞人失踪人士被拘留在某些地方时,登克塔什先生甚至还陪同克莱里季斯先生到这些地方去查看。最后,

真相大白，原来克莱里季斯先生的“证据”是由不诚实的来源所提供的，大概是想向失踪人士家属提供虚假的消息以榨取他们的金钱。

我们也曾根据充分理由建议希方不用在土族区域寻找他们的失所人士，而应当唯尼克斯·桑普森是问，着他负责此事，因为一九七四年七月的政变就是他同希腊国民警卫队、希腊大陆官员和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勾结在一起发动的。据希族塞人的新闻报导改变中，希族人死伤高达三、四千人之多。

在一位名为帕帕塞斯托斯的希族坟场神父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八日和一九七六年三月间（参看附录 B）向希腊报纸《TANEA》透露的消息中，有充分证据可见政变时，有数千希族塞人遭到残酷屠杀。

马卡里奥斯自己就承认了政变中希族的死伤惨重。他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时曾说：

“政变造成许多流血事件和巨大生命损失。我恐怕死伤人数众多，物质损失严重。”

另外，北欧的新闻报导说，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正在土耳其实行干预之前，由尼克斯·桑普森发动的那次政变中，至少有 2,000 希族塞人遭杀害。

国际红十字会本身曾确证在土耳其境内没有希腊战犯，而且被送到土耳其的希腊战犯都已送回塞浦路斯，交给了希族塞人当局。

红十字会代表是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登克塔什先生与克莱里季斯先生同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尼科西亚莱德拉宫联合国会议区进行会谈期间，正式确证了此事的。

希族塞人在失踪人士的问题上指控土族人，而政变的头子们却仍然逍遥自在地在尼科西亚街头出现，因此，这不过是意图为他们自己的罪行找一头替罪羊而已。这也是他们为人所熟知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其成功全靠一些没有根据的指控和虚假的宣传！

C. 据称被围困在北方的希族塞人

这个问题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故意捏造的，具有下面的双重目的：

- (a) 为他们反土族宣传添加新的层面，
- (b) 为分割北方铺路。他们希望把它弄成在塞浦路斯问题达成任何最终解决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项既成事实。

土方对待选择留在北方的希族塞人的政策一直很清楚，并且充分符合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间第三回合会谈所达成的协议。

这些人选择留在土族管理下的土族区域，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任何其他公民享受同样的权利。在这个地区的有效法律的范围内，这些人可以自由从事正常生活的种种活动，不论是经济、社会、教育或是宗教方面的活动。没有向他们施加任何方面或任何形式的压力。

土方政策还让这些希族塞人可以自愿迁移到南方，即如在维也纳举行的两族间第三回合谈判中所协议的。没有一个在北方的土族塞人是被迫留在那里的，土方也没有“驱逐”过任何人，尽管希族塞人不断作着与此事实相反的指称。

因此，说这些人被“围困”，并且想从中制造政治事件，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容易引起误解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这种态度，加上他们一再企图把前塞浦路斯自由斗争民族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伪装成为医生或教师，混进土族区域，显示出他们想要在北方搞出一个希族塞人州的真正用心，这种行动用意在于阻碍为达成最后解决而进行的谈判的成果。

不用说，在土族区域炮制一个希族塞人州是不符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回合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的，在那次谈判中，两方除了其他事项外，同意以联邦制的办法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因此，从土族塞人的观点来看，希族塞人在这方面的活动和宣传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D. 塞浦路斯的文化和考古遗产

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月土耳其和平行动以后不久，希腊人方面开始指责土耳其人掠夺和摧毁塞浦路斯的文化和考古学遗产，以便在全世界面前侮辱土耳其部队和土族社区。在这个含有政治目的的运动中，很明显的是希腊人认为“塞浦路斯的文化遗产”就是“塞浦路斯的希腊人的遗产”完全忽视了一件事实，就是这种遗产是希腊人的同样也是土耳其人的。如果希腊人对于“塞浦路斯的文化”的看法不是那样着重种族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话，他们就不会在过去二十年来一直攻击岛上的一切土耳其文物；完全或部分摧毁了103个回教寺和其他回教礼拜场所及其中的一切。

希腊人已经寄出信件给各国际组织，指控土耳其人掠夺和摧毁具有考古和文化价值的纪念碑和物件，并且向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提出许多含有类似指控的抗议，作为他们有关塞浦路斯的文化和考古遗产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

在答复这些指控时，只要引述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兼塞浦路斯文化遗产顾问雅克·达利巴尔德先生的话就够了，他和一个专家小组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后来又在一九七五年六月视察该岛，并且以后又去了几次，并就有关希族塞人的上述指控进行现场调查。他说：

“……对于塞浦路斯的文化遗产并没有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掠夺。并且一般说来，考虑到那里曾经发生过战争所以损失不算大。”

稍后不久，达利巴尔德先生在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中重申了他的话，这等于是答复以前戴维·亨特爵士在同一报纸上提出的指控（达利巴尔德先生的信的全文参看附件C）。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不能不认为希族塞人关于塞浦路斯的文化遗产的指控，只是意图诬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宣传而已。

三、土族区域的港口和机场

希族塞人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伤害土族社区的运动，有一部分表现在他们一再企图封锁土族塞人区域的港口和机场，并且阻止通过其中的任何一个港口从事对外贸易和出外旅行。在这样作时，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将它的政治宣传运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定上，就是假定塞浦路斯仍然有一个中央当局，（就是他们自己）能够作出对两族和全岛都具有约束力的有效决定；并且努力把土耳其描绘成为侵入塞浦路斯的一部分并在土耳其人控制的区域建立非法政权的侵略者。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及其各个机构已经就这方面寄出大量的信件、说明和抗议给外国、国际机构和组织以及私人公司（例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所谓的“塞浦路斯港口组织”给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普通照会；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所谓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常驻欧洲经济共同体代表团”给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对外关系总干事的普通照会；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所谓“交通和工程部总司长”给纽约的苏勒航运公司的信；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所谓的“塞浦路斯驻巴黎大使馆”给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信。）

我们谨此附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所谓的“塞浦路斯港口组织”给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照会的复制本，作为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旨在减少土族塞人与外界的接触，以阻碍他们的经济发展的种种恶毒活动的一个实例（请参看附件 D）。

应该强调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和它的机构对于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领土内的港口的一切指控，都是基于虚假的假定，并且它们只是希族塞人方面想要坚持他们对全岛的不合宪法和非法权力的一种尝试。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港口组织拟订的照会中详细说明了关于此事的正确情况，这份照会已连同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交通和工程部部长的信一并寄给海事组织的秘书长（参看附件 E）。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一面宣布土族区域的所有海港为非法，一面还想阻碍通过位于土族联合邦领土内的埃坎机场进入该区的交通。希族技术人员曾不止一次用传递错误和误导的情报给驾驶员的方法，干扰土族驾驶员在该机场降落，从而危害到乘客和飞机乘务员的生命。

而且，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还采取一种政策，拒绝让所有外国游客进入希族区域。如果这些人选择通过土族区域进入塞浦路斯的话。

由于土族塞人当局的努力，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这些活动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并且正如上述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交通和工程部的照会所说的，土族区域的所有港口和机场的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非常兴旺，涌入我们一区的游客一直在增加。

四、土族区域的旅馆

希族塞人对于他们尽管尽力封锁北部的港口和机场，但是游客还是不断涌入土族区域。显然感到困扰，现在他们的宣传机器把土族塞人的旅馆业作为攻击的目标。他们在希族塞人弃置在北部的旅馆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并且把这个问题带到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国际旅馆协会理事会的会议上；在没有任何土族塞人参加该会议的情况下，设法搞出一个不利于土族塞人社区的决议来。

希族方面在要求把这些旅馆交还希族塞人时并没有考虑到土耳其人放弃了在西部的许多动产和不动产，包括一直由希族塞人社区在利用的旅馆、饭店和旅游设备在内。他们故意忽视遗弃的动产和不动产问题是两族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在最后的政治解决的范围内加以处理。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旅游和新闻部部长给国际旅馆协会秘书长的信中载有关于对内罗毕决议更详细的评价和希族塞人关于土族区域的旅馆的种种活动（请参看附件F）。

五、土族塞人的护照问题

自一九六三年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使用武力将政府里的土族官员撵走以来，土族塞人一直不能适当地享有塞浦路斯共和国国民的权益。回顾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之间，由于垄断国家一切权力和职责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拒绝给土族塞人签发护照和旅行文件，或重签旧的护照和文件，使得土族塞人的旅行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

当一九七四年的事件发生后，两族的领导人开始会谈时，基于实际的需要并为了防止两族更进一步的隔离，劳夫·登克塔什先生曾请求为土族人民签发两千至三千份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护照；但是他的请求被希族塞人的谈判代表格拉弗斯·克莱里季斯断然拒绝了。

因此，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好签发自己的旅行文件，以便土族人民能够行使人权公约规定的行动自由的权利。

但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歧视政策的这种自然结果却引起希族塞人社区的抗议。希族塞人当局看到全世界，尤其是联合王国，都承认这些旅行文件，深感困扰，于是就开始反对联合王国当局的运动，企图阻挠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的行动自由。

应该重申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这些活动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的，并且除了促使两族更加不和以外，毫无好处。

六。 开发计划署向塞浦路斯提供的援助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由于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对土族社区实行歧视政策，后者即使能从联合国专门机构向塞浦路斯提供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得到好处，这种好处也是很小的。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世界各国以“塞浦路斯政府”自居从而侵占了这个援助，把它单单用来发展希族塞人的经济。

歧视性地和不公平地分配开发计划署向塞浦路斯提供的援助，至少应该对一九七四年以前存在于两族间的极大的经济差距负一部分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在一九七四年当全世界亲眼看见别名叫“塞浦路斯政府”的希族塞人非法行政当局真正垮台后，那些主持向塞浦路斯提供经济援助的人仍然容许这种歧视继续下去。

下面是土族社区尽管作出一切努力，还是不能从联合国专门机构向塞浦路斯提供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得到好处的两个具体事例。

A。 塞浦路斯工业机会调查计划

这个花费 80,000 美元的计划项目，是工发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合办的一项企业，目的是对塞浦路斯全体人民不论来自那个社区，在达成工业发展的努力上向他们提供协助。

这项计划起源于开发计划署与工发组织合办的一项联合计划“工业发展服务”(CYP/72/018)，这项计划是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开始执行的，于一九七四年年中时变成充分执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特别工业服务项目日期单，登记日期为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编号为 IS/CYP/74/010)。工发组织对塞浦路斯的援助因为应由希腊人单独负责的一九七四年事变而停顿了一段时间，后来以工业机会

调查计划的方式继续提供。关于工发组织对塞浦路斯的援助，一九七四年执行主任的报告中曾提到过（“一九七四年执行主任年度报告”，英文本第40页，第125段）。

在编制或执行计划前，都未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的官员协商，计划活动也违背了它的宗旨，只在岛上希腊人控制的地区进行。

土族社区曾向开发计划署驻尼科西亚的驻地代表沃伊科·帕维契奇阁下作过表示（例如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奥斯曼·奥雷克阁下的信），要求在塞浦路斯土族区办理一个类似的计划，使土族社区也能获得工发组织和开发计划署援助的好处。但是土族社区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未产生任何结果。

B. 世界粮食方案对希族塞人农民的援助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方案签订了一项协定，向移居塞浦路斯南部的3,000个塞人农民家庭提供价值1,060,700美元的重新定居援助（食物和其他商品）。

这项援助是在所谓“塞浦路斯政府”的主持下分发给希族塞人农民家庭的。这个政府实际上就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根本不代表也不能代表整个塞浦路斯。当然，这项援助一点都没有给予一九七四年以后移居北部的失所的土族塞人农民。

为了使土族社区能获得上述计划项目或可为塞浦路斯北部失所的土族农民核准的类似计划项目的好处，曾向开发计划署在尼科西亚的驻地代表沃伊科·帕维契奇阁下作过表示（例如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阁下的信）。

如前所述，由于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歧视态度，第一个办法未能实现；而土族社区争取为塞浦路斯土族区单独创办一个项目的努力，迄今没有获得结果。

除了塞浦路斯工业机会调查和粮食方案对它提供的援助外，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还单方面利用许多其他开发计划署的计划项目来改善希族塞人社区，一分钱都不给土族塞人社区。这些计划项目的名单载在附录 G 内。

七。 土族区域出口的柑橘和农产品

一九七四年事变后不久，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带着“塞浦路斯政府”的面具，利用本国广大的资源，开始搞对外国政府和外国公司施加压力以抵制塞浦路斯土族区生产的柑橘和农产品的运动。

作为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一家叫做天使产业有限公司的一个希族塞人公司和柑橘合作社的若干希族塞人成员，于一九七五年向伦敦高等法院提出关于自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控制的该岛北部进口柑橘水果的诉讼。当时原告提出申请，要求法院颁发禁令限止联合王国的被告公司进口或销售这种水果。

在（荷兰）鹿特丹地方法院对一家荷兰公司欧罗法斯荷兰有限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原告在另一件申请中要求没收自销售这种柑橘水果获得的收益。根据原告人单方面的申请，按照荷兰民事程序，没收的命令已获批准。后来欧罗法斯荷兰有限公司（自土族联合邦控制的塞浦路斯北部进口柑橘的荷兰公司）申请法院颁发命令发回没收的款项。这项申请提出后鹿特丹法院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决定，以原告（天使产业有限公司及其他公司）未能提出充分理由证明没收确属正当，而作出有利于欧罗法斯荷兰有限公司的判决。

在伦敦法院关于禁令的诉讼案还在悬而未决和双方还在提出宣誓证件的同时，各种商报和英国报纸又登载了关于对购买柑橘的某些联合王国进口商提出诉讼的新

闻报导和文章。这种情况使得从塞浦路斯北部进口柑橘的市场也陷于暂时停顿的状态。某些进口商受到压力，有人告诉这些公司，假如它们保证不买塞浦路斯北部的任何农产品，就可获得希族塞人产品的供应。

柑橘水果的法定所有权问题，在未采取主要行动之前，还在审理之中，但是意图阻止从土族联合邦控制的塞浦路斯北部向联合王国被告公司出口柑橘水果而提出的颁发临时禁令的申请，在高等法院里已经不是悬案。法院已定于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审讯禁令的申请。二月二十日，原告律师请求暂时停止申请禁令的审讯。法院把暂停审讯的申请发交原定于二十三日审讯该案的法官。就在那一天，要求颁发禁令的申请正式撤销，联合王国被告公司并获得因为这项申请而承担的一切费用的赔款。

撤销要求颁发禁令的申请的意思，就是对某些进口商所施加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解除。

虽然尚待采取主要行动，但是鹿特丹地方法院和伦敦高等法院的判决对希族塞人关于从塞浦路斯土族出口水果和柑橘的宣传，确实是一个严重打击。它们明确地支持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早先通过正式通告（例如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驻伦敦代表办事处印发的正式通告，现列为附录 H）发表的声明。

鉴于希族塞人对这件事所进行的强烈辩解和活动，值得把围绕问题的一些事实复述一遍：

1.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曾对希族塞人遗弃在北部的水果和柑橘园负起了养护的责任以免这些果树枯萎腐损这是事实。但是，土族塞人在南部也遗弃了大量产业包括果园和葡萄园，这同样也是事实。这些产业与在塞浦路斯北部地区遗弃的希族塞人产业的价值不相上下。

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已引用一项法律动用这些财产。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官方公报第四号补编》中颁发一项通知，设置旨在接管希族塞人地区内土族塞人财产的一些委员会；并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一日《官方公报第三号补编》中颁布征用令，将其控制区内所有土族塞人产业交由这些委员会管辖。

希族塞人报刊自己承认，土族塞人在南方遗弃了大宗财产，希族塞人正在利用这些财产（参看附录一《塞浦路斯邮报》摘录资料）。

再说，北方所有柑橘园绝对不为希族塞人所拥有。本区内有多年来一直为土族塞人所拥有的许多柑橘园。

2. 塞浦路斯北部外销的农产品所需文件（检查证书、产地证明书）多年来均由土族商会核发；这个商会是在一九五九年依照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塞浦路斯公司法登记成立的团体。

3. 如前所述，遗弃财产的问题，是柑橘园也罢，是葡萄园也罢，都是两族共有的问题。应该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希族一方最终导至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军事政变的希塞统一运动直接促成的。一九七四年事件以后，鉴于希族一方过去十二年来对土族塞人的残害和压迫，两族的分裂终归不可避免。

一九七四年，两族人民之所以会牺牲大部分产业逃到他们认为较安全的地区是由于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在过去十二年来实施各项不公正和不人道政策使得两族互相戒惧、互不信任所致。因而，遗弃财产问题的一些根源是政治性的：这种根源便是最终导至两族分治并各自集居于岛上一些地区的希塞统一运动。

4. 拯救了土族从免受消灭并保存了塞浦路斯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一九七四年七月至八月土耳其和平行动也标志着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对于塞浦路斯事务的违宪非法权力已实际瓦解。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两个自治机构的存在获得了《日内瓦宣言》的确认，随后并获得联合国组织的赞同。

因此，塞浦路斯已不再有一个能够作出对两族具约束力的有效决定。对外代表整个塞浦路斯采取行动或对全岛实施控制和管辖的中央机构。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改组为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准备将来构成塞浦路斯共和国土族一方的土族塞人自治行政机构已经完全控制和管辖北部地区，当然，这种控制和管辖将继续到塞浦路斯问题最终获得解决为止。

5. 鉴于上述，作为塞浦路斯整个土地所有权问题一部分的北部地区柑橘园及其他水果园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只能在最终解决问题时予以处理。

希族塞人一方不明白涉及塞浦路斯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政治考虑是令人无法置信的。从他们在有关北方柑橘和其他水果园的各种行动和各项指控中可以看出，他们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宣传目的是在促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停顿下来，并阻碍土族社会的经济发展。

这种态度同希族官方采取歧视土族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具体的事例已于上文各段中有所说明。土族一方曾一再要求希族塞人领袖放弃对于这一问题的此类错误做法，即试图以歧视、宣传和压力将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土族。英国和荷兰的法庭案件已显示，当正义获得伸张时，它只能是对过去十二年来备受压迫与歧视，且尚留下该时期所受创伤的痕迹的土族社会有利。

目前，我们热切期望，希族塞人一方迅速了解，他们的宣传与歧视不会达到任何目的；直接谈判才是导致公正持久解决的唯一道路。

附录 A

希腊报纸对希族塞人失所人士人数的报导：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希腊报纸报导了，希族塞人难民委员会副总干事巴夫洛斯·帕帕吉奥尔吉奥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在尼科西亚米莫扎电影院举行的“希族塞人难民”会议上，向希腊报纸透露了下列数字：

1.	住在亲戚家者	10,000 人
2.	侵占政府和私人楼宇者	5,000 人
3.	住在活动房屋中者	2,000 人
4.	住在征用房舍中者	1,300 人
5.	住在未造好的楼宇、仓库等中者	20,000 人
6.	住在帐篷中者	18,000 人
		<hr/>
共计		56,300 人
		<hr/>

附录 B

一名祭司揭露出来的关于
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在塞浦路斯政变
中死亡的希族塞人的情形*

据报导，一名希族塞人祭司——尼科西亚的帕帕塞斯托斯——向雅典一家报纸《新闻报》（晚报）揭露了关于在一九七四年夏天，塞浦路斯桑普森政变中，希族塞人“被杀并且象狗一样被埋”的惊人情形。

帕帕塞斯托斯被描述成一名为人熟知的祭司，他负责尼科西亚的希族墓地。据报道，他告诉《新闻报》记者说，成卡车的希族尸首被仓促埋在一堆，没有任何记录，也没有设法辨明尸身。

‘但我一生最可怖的经验就是看到一名受伤的
希族塞人青年被活埋了’，

以上是该报引述帕帕塞斯托斯的话。该报还说他承认也有土族的死人葬在这块希族墓地中。

下面为《新闻报》记者访问帕帕塞斯托斯的摘要，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有本地希族报纸都转载了这个报道：

帕帕塞斯托斯政变后两天，七月十七日我亲眼看到了可能从来没有人看到过的事情：我看到一名希族塞人青年被活埋。那时，有两名军政府官员来到我家，命令我陪他们到墓地去。我以为他们要杀我，但他们说，只是要我埋葬一些死人。

在墓地，已挖出了两个坑，旁边躺着两具尸首。我走上前去看我是否认识他们。一个已死，但另外一个卷发白皮肤的18岁青年还在动。我大吃一惊，转过身叫道：‘长官，这个人还活着哪！’

‘臭祭司，闭你的咀，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官员回答。后来青年被推入了坑中，盖上了土。‘我发誓，他们活埋了这个青年’。

*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新闻处旅游和新闻部长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发布的新闻。

帕帕塞斯托斯指着墓地说：‘就在这里，军政府埋人就象埋狗一样。还有尸首被丢在墓地之外。没有验尸，没有认尸。作为祭司，我的良心感到不安，但他们当时是用枪抵着我的头的。

我记得他们第一次来找我的那一天。他们说‘教士，我们有些尸首要你埋’。我回答说，‘好的’。并且问他们有多少具尸首。他们说77具。一小时后，一辆运货车驶到，我听到有人命令：‘卸在外面’。都是死尸；没有等亲人认尸，就丢进了一个总墓坑。军政府的人拿出几个小十字架（只有七个！），写了名字，就把十字架立在墓上。

军政府轻蔑地称他们是‘穆斯科斯拥护者’，忠于马卡里奥斯的人，而要把他们‘象狗一样’埋葬在墓地之外的羊圈中。最后，他们就是这样作的。他们用挖土机挖了两个坟坑——一个在墓地之内，一个在墓地之外。他们把自己人的尸首（27具）埋在墓地之内，把其他人埋在墓地之外。

《新闻报》记者：教士，关于被活埋的那个青年，他原来有没有救？

帕帕塞斯托斯：当然可以救。他右腿受了伤。我到医院问过一名医生，死人会不会动。医生大笑，我笑不出。不过，并不是我把他活埋了的。

《新闻报》记者：你还记得那些军政府的人吗？

帕帕塞斯托斯：他们都是从希腊来搞政变的。他们抢劫，甚至还硬闯入了我的家里。他们借口追查逃兵进别人家，而实际上从别人家里偷去贵重物品。

《新闻报》记者：你看到了其他任何暴行吗？

帕帕塞斯托斯：我听到军政府人员间电话中的谈话。一次，他们谈到克马克利郊区有人反抗，说道：‘把他们全部枪毙，一个不留！’我也注意到，在医院里，他们给病人喝污染了的水。

《新闻报》记者：教士，你能不能发誓说，你没有在墓地里偷偷葬过土族人的尸首？

帕帕塞斯托斯：大约只有十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何处收来的。

《新闻报》记者：政变期间，你一共埋了多少尸首？

帕帕塞斯托斯：127 具。 其中 50 具是从街上收来的，葬在墓地之外；另外 77 具葬在墓地之内。

《新闻报》记者：如果土耳其未入侵，政变中会有更多希族塞人死亡吗？

帕帕塞斯托斯：当然，会有更多。 他们也想杀我。 这实在很难讲，但事实上，土耳其的干预是把我们从残忍的自相残杀之中解救出来了。 他们拟了所有马卡里奥斯拥护者的一个名单，他们是要全部杀害无赦的。

《新闻报》记者：现在，教士，请你诚意地告诉我，那些日子里，有没有人野蛮地被杀？

帕帕塞斯托斯：有的，年青人。 在塞科修道院外和利马索尔都有屠杀事件。 我亲耳听到这种命令：'今晚必须干掉他们所有人，一个也不留'。

亲眼看到这些罪行的人都恐惧不敢言。 事实上，他们大多数是格里瓦斯的拥护者，他们永远也不会讲出来。

最后，据报道说，帕帕塞斯托斯声称他将要把他的遭遇和他担心的事告诉希腊总理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先生，因为马卡里奥斯对此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评论：

无疑地，在马卡里奥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回到塞浦路斯后不久视察尼科西亚墓地时帕帕塞斯托斯曾把他的遭遇告诉给了马卡里奥斯。 当地希族报纸显著地报告了（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帕帕塞斯托斯向马卡里奥斯揭露的情形——

“在尼科西亚的希族公墓之内和附近有五个大：坟墓（每个长20呎宽7呎），士兵、警察和平民（有些人受重伤但仍活着）的尸体象旧布袋一样堆积在内！”

翌日当地的希族报纸就谨慎地不提这个问题，而马卡里奥斯也没有尝试追问‘尼科西亚公墓内活埋希族塞人青年’的问题。

但是其他的消息来源继续揭露政变期间的杀人事件。最近，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当地的希族日报《黎明报》的编辑科斯特斯·普尔特西泽斯先生在他的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揭露——

“无辜的土族塞人妇孺及数千希族民主人士在政变中大帮希族统一运动分子蛮横屠杀。”

普尔特西泽斯先生还严厉控诉说，要对这些恐怖的罪行负责的人不但未受到惩罚，并且还在继续肆无忌惮地恫吓人民。但是普尔特西泽斯先生的揭露和控诉也不能促使希族塞人当局就这个问题发表一项正式声明，或对这些众人皆知的罪犯采取行动。

希族塞人当局对于政变期间发生的杀人和残暴行为保持缄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与他们对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土耳其和平行动期间据称失踪的希族塞人所作过分渲染的宣传是很不调和的。尽管最高阶层正式保证没有任何希族塞人被当作战俘，或以任何其他的借口，拘留在土耳其或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但是希族塞人当局仍然鼓励失踪人士的家属和亲戚相信这些人仍然活着，并被拘留在土耳其或塞浦路斯的某些秘密的“劳工营”内。这些控诉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希族塞人当局在目击者声称在政变期间被杀害的希腊人问题上和只是据称在土耳其和平行动期间失踪的人士的问题上显然自相矛盾的行为，可能使外国观察者感到惶惑。但是，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之间是有其逻辑上的关连的。失踪人士的问题事实上只是用以掩盖桑普森政变期间骇人听闻的人命代价的烟幕而已。

希族塞人当局从来没有正式宣布在政变期间被杀害的人的数目和姓名。但是

考虑到马卡里奥斯于政变发生几天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讲话时要求联合国'立即干涉，以便终止这个悲剧，因为损失惨重'，并计及外国报纸引述目击者——包括因怕政变领袖报复而逃离的希族塞人——提供的死亡数字（以数千计），可以很确实的假定，大多数的希族塞人都是在桑普森政变期间死亡的。希族塞人领袖知道这都是事实，但是他们不敢向他们的族人承认此事。因此，他们假造了失踪人士的问题，以便制造土耳其人要为丧生的希腊人负责的印象。

但是，归根结底，象帕帕塞斯托斯和科斯特斯·普尔特西泽斯先生等揭露的事实指出了希族人——和全世界就这个问题而言——应该到那里去寻找这些失踪的希族塞人。

附录 C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保护塞浦路斯文化遗
产顾问雅克达利巴尔德先生给(伦敦)《泰晤士
报》编辑的信

因为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伦敦《泰晤士报》刊载的戴维·亨特爵士关于塞浦路斯的古物的信中提到我的名字，我希望在此加以答复。

我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文物修补司主任。我受聘为教科文组织的顾问，并且我被任命为“保护塞浦路斯文化遗产顾问”也是岛上的当事各方都接受的。我曾于一九七五年二月和三月在塞浦路斯住了两个月，六月住了一个星期，八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五日住了一个月。

戴维爵士显然是消息灵通的人，而且他信中所载的事实也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描述塞浦路斯文化财产情况的全貌。

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和八月动乱期间及其后，岛上的古物确实有相当数量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偷盗和损毁。但是对于塞浦路斯的文化遗产并没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劫掠的情事。并且整个来说，考虑到曾经发生战争所以相形之下损失不算大。

更重要的是，自三月以来，岛上各方已经作出相当努力，以保护文化遗产，并且截止九月十五日为止，我可以说塞浦路斯的古物都保护得很好。因此，我不得不反对戴维爵士信中的话，他说：“该组织（教科文组织）也许不能够对塞浦路斯的古物提供有效的保护”。

事实上正是通过教科文组织的干涉，才采取了各项措施，并且取得了成功的结果。当然，我不能在这封信中说明内中的详情，但是我希望这项声明将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上很多关心塞浦路斯文化遗产的人重新保证，使他们可以放心。

附录 D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塞浦路斯港口组织关
关塞浦路斯港口的照会

1. 由于土耳其人侵略塞浦路斯共和国土耳其侵略部队占领塞浦路斯岛领土的一部分，包括法马古斯塔基里尼亚和卡拉沃斯塔西等港口，共和国政府宣告自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起所有船只，无论是货运或客运船只，一律禁止通过，并宣布封锁各该港口。
2. 因此，任何国籍的任何船只使用这些港口均属非法，使用这些港口的任何船只将依法予以追究。
3. 塞浦路斯的所有其他港口，如利马索尔、拉尔纳卡、帕福斯、瓦西利科、齐耶拉齐、莫尼和利姆尼都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控制下，继续可供充分使用。

附录 E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交通和工程部部长给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秘书长的信

我现在知道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曾向该组织的成员国递送了一个由“塞浦路斯港口组织”（一个只是希族塞人的组织）发出的关于位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境内的法马古斯塔、凯里尼亚和卡拉沃斯塔西三个港口的备忘录原文。

关于这件事，我希望告诉你，“塞浦路斯港口组织”的备忘录中所载的情报足以引起误解，并且是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发动的全面运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从国际各界着眼来损害塞浦路斯土族社区的权利和利益。

因此，我附上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港口组织发出的解释得很清楚的备忘录，其中说明了上述各港口的真实情况，为了对塞浦路斯土族社区表示公平，如果你能把这个备忘录的内容转达给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的成员国，则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交通和工程部部长

卡兹姆 （签名）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港口组织的备忘录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港口组织要提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十日海事组织送给该组织成员国的公文，其中附有据称由“塞浦路斯港口组织”发出的一件备忘录的原文，大意是“共和国政府”已宣布位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境内的法马古斯塔、凯里尼亚和卡拉沃斯塔西三港口自一九七四年十月三日起禁止一切货船或客船通行，如有任何船只在这些港口停靠，便要采取法律步骤。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要正式公开宣布，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发生政变以及随后为了避免两民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国家被希塞统一运动者（即决心使塞浦路斯与希腊联合的人）摧毁而进行的土耳其和平行动以后，使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十一年来能够假装为“塞浦路斯政府”在事实上所占的优势已经终止，而分别控制塞浦路斯两个不同区域的两个自主行政机构——土族塞人行政机构和希族塞人行政机构——已经存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日日内瓦宣言和联合国组织都已确认这个事实。自从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以来，土族塞人自治行政机构已经改组为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使能成为将来塞浦路斯联邦共和国的土族联合邦。因此，塞浦路斯不再有一个中央当局可以作出约束两个社区的有效决定，而且在没有找到最后的解决办法以前，这两个社区应当各自独立自治，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港口组织希望声明，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没有权力宣布位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所控制的地区的法马古斯塔、凯里尼亚和卡拉沃斯塔西三港口禁止一切货船或客船通行，或对在这些港口停靠的船只采取任何法律步骤。它也无权执行这样一种决定。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港口组织要声明，按照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境内施行的法律和条规（这是与希族塞人行政机构的法律和条规平行的），法马古斯塔、凯里尼亚和卡拉沃斯塔西各港口对第三当事国的一切船只和游客开放，希族塞人行政机构

及其港口组织对此既不能控制，也无管辖权。

事实上，这些港口自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日重新开放以来，已有 172 艘船只停靠法马古斯塔港，运到该岛 11925 吨货物，22360 名乘客和 972 辆车子。在同一期间，有 20113 名乘客从法马古斯塔港离境，23046 吨农产品和 23414 吨其他货物从该港输出。

附录 F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旅游事业 和新闻部长贾格拉尔·亚萨尔先生给国际旅馆协会

(巴黎)秘书长的信

国际旅馆协会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土族区旅馆和其他旅游设备的所有决议都表明协会不明瞭塞浦路斯的各种发展，并且被希族塞人进行的反土耳其宣传运动引入歧途。

不幸的是，过去二十年来一直被希族塞人社区剥削的土族社区，既没有办法，也没有财力派遣大规模的代表团前往各国际论坛，进行与希族塞人所进行的类似的强大游说活动。希族塞人行政机构滥用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地位和权力，在种族的基础上垄断其“政府”（目前的所谓塞浦路斯政府是一个希腊人专有的事业），它在国际领域内一直采取各种阴谋，对土族社区极力造谣中伤，目的是要把世界舆论引入歧途，并制造谴责土耳其人偏激的决议。

关于内罗毕国际旅馆协会理事会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觉得一个声誉良好的机构，竟然存有偏见，不先进行实地调查以便熟悉有关问题的真相，就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还是感谢你请我们对决议案文表示意见，使我们有机会向你阐明这个问题。

记得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土族塞人社区和希族塞人社区一九六〇年合伙建立的。建立后不久，希族塞人社区就制定秘密计划和成立地下军队，目的是要解散共和国，使塞浦路斯岛与希腊合为一体（希塞统一）。他们的唯一障碍是土族社区及其合伙权利，于是他们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就借口镇压“土族叛乱”，对土族社区发动全面武装攻击。

虽然岛上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这种攻击还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有数百名无辜的土族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屠杀，有些土族村庄的全部居民

被屠杀后埋入万人冢，成百个过路的土族人被绑架，从此一去不回，103个村庄的两万五千个土族人被逐出家园，他们的土地和产业被希族同胞侵占和剥削。土族人的家园、他们经营的旅馆和饭馆被放火烧毁。剩下的土族人被强迫住在有大量武器装备的希族部队包围的围地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他们必须奋斗以求生存。他们受到各种压迫、羞辱和不人道的对待。土族塞人被剥夺了宪法规定的合法权利。他们被强迫每年向国家预算缴纳一千万镑的各种税捐，却享受不到一切预算上应得的权益、和国际机构或开发计划署提供的补助和援助。

在希族塞人对土族人进行暴行、侵占和剥削他们的土地和产业，使他们受到各种不人道待遇的期间内，你们的协会没有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土族人的土地和产业归还它们的法定所有人，也没有提过一次抗议，反对同一批希族塞人领导在岛上顽固地维持的状况。

在提到岛上土族区驻有土耳其维持和平部队的那项决议里，旅馆协会理事会说塞浦路斯的一部分领土受到侵略。按照使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的苏黎世协定和伦敦协定，土耳其是共和国的三个保证国之一，遇到国家独立受到威胁时有权采取干预行动。土耳其耐心地等待了十一年，只是在塞浦路斯演出了破坏既定秩序的流血政变和眼见共和国即将解体，土族塞人社区即将遭到大规模消灭之时，才展开和平行动以行使它的权利。由于土耳其的和平行动，土族社区才免遭消灭，共和国的独立才得以维持；因为希塞统一的道路被这个行动断然地阻止了。

我们必须承认，过去二十年悲剧的发展使得两个社区必须分治。而这种分治的情势在一九七四年，当住在南部的土族人迁居土族社区控制下的北部、和住在北部的希族人迁居南部的希族区时实现了。这次遣返行动是按照两族代表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回合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完成的。

住在南部的七万多土族人为了保全性命，抛弃了家园逃到北部去，留下了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包括100,000多头羊和其他牲畜、工厂、旅馆和其他设施、好几千亩田地、果园和葡萄园（全岛生产的葡萄有百分之九十来自南部土族人遗弃的葡

萄园)等。所有这些动产和不动产都被希族行政机构分配给了南迁的希族塞人。随信附上从希腊报纸上剪下的证明这一论点的摘录的照相复制本。在塞浦路斯问题获得持久的解决前,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也用同样的方式,使抛弃他们在南部的不动产的土族人到土族区内希族塞人遗弃的地区安顿下来。

土族人遗弃在南部的不动产和希族人遗弃在北部的不动产问题是一个整个问题,可以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政治办法的构架上来处理。希族塞人侵占和剥削了留在南部的所有土族土地和类似产业后,竟然要求把北部的旅游设备归还给不在当地的所有人,这简直是荒谬极了。希族塞人的真正目的是要利用国际机构作为它对塞浦路斯施加各种压力的工具,来搞垮土族社区的经济。希族人想加强过去二十多年来对土族人进行的经济战,想借此把土族人挤出岛外,从而为与希腊统一铺路。他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因为全世界迟早会知道事实真相的。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考虑到旅游事业在促进全世界人民的友谊和了解方面所担负的重要任务,决心重新加强和推广土族区的旅游事业。截至目前,以外国资本建造的旅馆和其他旅游设施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已交还给它们的法定所有人,塞浦路斯问题解决前,希族人遗弃的旅馆和旅游设施都已经加以修理,得到养护并且部分已开业,以免它们完全腐朽和损坏。

我们恳切希望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得到迅速解决,土族和希族塞人和平共处,但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塞浦路斯问题达成迅速的全面解决,前景是暗淡的。所以如果土族区的旅馆得不到照料和管理,就很难保存和养护它们,旅馆里的家具设备、和设施将会腐朽和损坏。

这种情况无疑地不符合整个塞浦路斯的利益,因为如果希族人坚持继续禁止游客进入土族区域,正如他们目前所作的一样,整个塞浦路斯对全体游客来说,就不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我们有鉴于此,希望你与我们合作,把这些装置供旅游工业之用,而不设法使外国游客不得享用这些设备,因而促成它们的腐朽和损坏。

如果旅馆协会愿意派遣指定的官员前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对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全面调查,使它能够公正地采取行动,纠正在布达佩斯和内罗毕所通过的那些偏袒希族人的决议,那么旅游和新闻部准备就这个访问的细节和你取得联系。

我们请你帮忙把这封信及所附文件分发给收到内罗毕决议的所有的组织、团体、机构、国际机构和任何其他方面。

旅游事业和新闻部长

贾格拉尔·亚萨尔(签名)

附 录 G

土族人未受益的开发计划署项目：

<u>项目名称</u>	<u>开发计划署用于该项目的经费</u>	<u>年度</u>
	美 元	
1. 儿童福利立法	18,000	1975
2. 橄榄加工	预定拨用 6,000	1977
3. 旅馆和宴席包办学校的奖助金	6,300	1975
4. 帕福斯造林	79,050	1975
5. 模样设计和生产	9,000	1975
6. 制盐	12,000	1975
7. 鞋类	27,000	1975
	<hr/>	
共计	157,350	
	<hr/>	

附录 H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伦敦办事处正式通知

致： 所有从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控制下的港口运输柑桔或农产品的船东和船长，
又致： 在联合王国的所有柑桔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

你们知道，今年初有些广告声称，几乎所有在土族联合邦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地区所产的柑桔皆产自原为希族塞人所拥有的农场。

在贸易刊物和国内报纸上曾屡次报导对某些联合王国进口商购买柑桔起诉的消息。

除了已提到的起诉外，同时还有对某些进口商施加压力，有些进口商被告诉，如果他们不从塞浦路斯北部购买任何农产品，希族塞人就会以产品供应他们。

你们可能知道，从该岛南部迁到北部去的土族塞人在南方留下了相当的财产，现在这些产业都被“塞浦路斯政府”以国家行动为名，征用和占用了。

这个通知的目的不是为了介入起诉事件的法律问题，在高等法院里仍在审理剩下的被告鲁道夫（伦敦）有限公司的案子。与鲁道夫公司的争议，即谁是这些柑桔的合法拥有者问题也尚待判决。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有待裁决中的问题的不当评论，不单是蔑视法庭，对争端有关方面构成妨碍，而且会涉诽谤之嫌。

这个通知的目的是提请你们注意某些事实，这些事实你们有的人已经知道了：

1. 塞岛的北部有很多土族塞人种植者，他们许多年来拥有自己的农场。也有的土族塞人是从希族塞人农场主租佃田地的。土族塞人农场主和佃农仍继续拥有和租佃这些田地，他们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的权利不容否认。

2. 从塞浦路斯北部输出的农产品的检验证明是由土族塞人商会颁发的，许多年来一直是如此；这个商会是一九五九年根据塞浦路斯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公

司法成立的一个公司法人。

3. 这类农产品的产地证明也是由土族塞人商会颁发的。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证实，从其领土和其控制下的港口出口的柑果是合法属于出口商的而它们由国家的合法机构授给必要的证件，这些出口商依法绝对有权处理这类水果。

附录 I

对前土族人产业的滥用政府得采取行动*

塞浦路斯政府得对非离乡的希族塞人占用土族塞人在南方弃置的产业的合法性表示异议。

政府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在临时性基础上，按照离乡的人的特殊需要，把弃置的产业分给离乡的人。

但是似乎有些情况，非离乡的人声称在南方的希族塞人北迁以前同土族塞人签订了合同，凭此占据了产业，这种情形引起难民民怨鼎沸……，尤其是据说有的合同还是“基于方便而签订的”。

政府已请未经许可占住房子的人于十五天内到内政部报到，但按合同占用房产的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之点。

昨天，难民委员会菲迪亚斯·帕拉斯凯维德斯先生说，难民们将不承认有关土族塞人所弃置产业的合同是有效的。

他说，这件事不应从法律有效性的角度来看，而应从实际观点作为有关难民的保护和救济政策的事项来看。

帕拉斯凯维德斯先生说：“如果土族塞人弃置的产业继续为所称的租用者所有，土族塞人产业保管委员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希族塞人日报《斗争报》昨天说，自己不是难民而匆忙去占土族房屋的人多数为“与政变有关系的人和有钱的人”。

该报估计这样的人为数在100以上，这种情形在利马索尔和拉尔纳卡特最为显著。

这些“投机家”有办法从土族人手中以最低价购买房屋及其他产业，现在正用以营私利。

* 《塞浦路斯邮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其中有一人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搬入他所取得的土族人房子。 还有其他人购买了这种房子，现在则把它们出租给难民，报纸这样报导，并且也与政府联系，对这种情形提出警告。

三千人申请土族人的产业 * *

根据负责保护土族塞人产业、包括产业的分配和管理工作的利马索尔小组委员会的初步报告，对北迁的土族塞人所弃置的葡萄园没有太多人有兴趣。

委员会收到了3,000份申请，这些申请都还正在审查之中，除了350份来自其他人以外，全部来自离乡的人。

委员会说，有些情况中，离乡的人任意占有财产，有六十五宗这种情形正在依法起诉中。

土地列单

委员会说，在十个全是土族人的村庄、十二个两族混住的村庄以及四十个希族村庄的小块地方可以发现土族人的产业。委员会开列出下列土地：

69,000 杜努姆干燥耕地，5,200 杜努姆柑桔及其他果树，3,250 杜努姆产白葡萄干的葡萄园，7,900 杜努姆制酒葡萄园。

干燥耕地的分配受到优先考虑。

委员会又说，在圣托马斯、普拉塔尼斯基亚、卡托吉维迪斯和普拉斯提兴等村庄有肥沃的土地分给离乡的人，但在有肥美葡萄园的埃弗迪姆、马利亚和叶罗瓦萨村庄尚没有人申请土地。

委员会说，“预计离乡的人会有兴趣，毫不迟疑地在这些村庄提出申请”。

进行修复工作

已修复好了在彭塔科莫的一些弃置的住房，并已开始了在堪托、波莱米西亚、埃皮斯科皮、埃弗迪姆和阿列克托拉的修理工作。在阿美诺克霍里、阿列克托拉、马利亚和塞利科等村庄，有房屋可供居住，但在堪托的房子则预备用来供科洛西难民营的难民居住。

委员会说，它正与利马索尔的警察当局协商，对任意占用土族人住房的非失所的人采取行动。

关于离乡的人占用土地、房屋超过他们自身需要的案件也在审理之中。
